

幸福记录

■刘沙沙

情到深处

“我跟崽崽说，爸爸快回来了。”前段日子，看到军嫂潘红梅更新的微信朋友圈，我被她和儿子崽崽温馨美好的画面打动。照片中，潘红梅或是牵着儿子练习走路，或是陪儿子蹲在地上堆石子、捡落叶。虎头虎脑的崽崽，开心地眼睛眯成了月牙……

潘红梅是我在爱人所在单位认识的一位随军家属。她与丈夫肖应友都是贵州毕节人。2021年领证结婚后，为了离丈夫近一些，潘红梅考到西藏康康医院，成了一名高原医生。

我和潘红梅初见那天，她拎着一兜活蹦乱跳的小龙虾从外面回来，上楼时看到我敞开着门，便叫我去家里吃饭。她厨艺很好，人也温柔，经常在周末做一大桌美食招待战友和家属。她的淳朴热情让许多身在异乡的军嫂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
“蹭”过几次饭后，我也渐渐被这位热爱生活的嫂子打动，加上年龄相仿，我们时常聚在一起。偶然聊起随军后的生活，潘红梅多次表达想拍藏族服饰写真照的愿望。不过，由于夫妻俩工作都比较忙，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。

2023年夏，潘红梅回老家养胎。那时，她在微信朋友圈写道：“隔着大半个中国，等待100多天后的重逢，期待我们的三口之家。”言语中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。同年12月，她的微信朋友圈更新了一张肖应友抱着孩子的照片，并配文：“新手妈妈恢复得很好，新手爸爸4天4夜没睡了。”字里行间充盈着一家三口团聚的喜悦。

和许多妈妈一样，潘红梅在微信朋友圈记录着儿子出生后的点点滴滴。



军嫂潘红梅为丈夫肖应友和儿子崽崽拍摄的“特殊合影”。 作者提供

从软乎乎的小婴儿，到眉目越来越清秀、小脸渐渐显现出爸爸妈妈的样子，每次刷到潘红梅的朋友圈，我心里都会感到一阵温暖。

几个月前，潘红梅微信朋友圈的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——那是一张崽崽和电视里爸爸的“特殊合影”。照片上，小家伙眼神中充满好奇，他身后的电视上，正播放着肖应友接受采访的视频。

那天，得知肖应友上电视了，潘红梅早早打开电视等着。短短十几秒钟的镜头，她一边按暂停键，一边对怀中9个月大的崽崽说，电视里的军人就是爸爸。年幼的崽崽刚开始并没有什么反应。但是，当她按下播放键，肖应友的声音从电视里传来的时候，崽崽一下子昂起了头。他不停地寻觅，嘴里还唧唧呀呀地喊着什么。潘红梅索性将

他抱到电视机前。有趣的是，崽崽用胖乎乎的小手摸了一下电视里的爸爸。有感于父子俩隔空同框的有趣画面，潘红梅把崽崽放在椅子上，拿出手机为父子俩拍下一张“特殊合影”。

“月子里，崽崽一直是休假在家的肖应友在带。父子俩分开大半年了，每天通过视频见面，崽崽应该记得爸爸的声音和样子。”见我好奇崽崽竟然能“精准识别”爸爸，潘红梅说。

“崽崽现在还小，上不了高原。肖哥每次休假回来，崽崽的变化一定很大。”我对潘红梅说。

“是啊！我比他幸运，可以见证和陪伴儿子成长，他只能‘云’养娃，有时候想想抱抱都是奢望。所以，我每天都会给崽崽拍视频，分享给肖应友，告诉他崽崽什么时候学会了爬行，什么时候长出了新牙。”潘红梅幸福的语气中

夹杂着一丝酸楚，却没有任何抱怨。就像当初义无反顾地选择随军、无条件支持肖应友的工作一样，有了孩子的她，选择回到贵州老家，在后方支撑起他们的小家。

我身边像潘红梅这样的军嫂，还有很多。她们有的为了爱人，奔赴西藏，成为各行各业的高原工作者；有的留守内地，打拼事业，照顾家庭。当与几位相熟的军嫂聊起生活中印象深刻的小事，大家谈起的大多是孩子和丈夫的故事。从她们口中，我听到最多的是：“虽然他工作忙，但给孩子的爱从来不会少”“每次接到我们的电话，他都会很温柔地回应”“他总会尽力把我们照顾好”……

因为团聚时光非常宝贵，军嫂们才更多地微信朋友圈记录和分享这份幸福。她们的“幸福记录”内容多种多样，有回忆爱情长跑中的甜蜜、有并肩同行的惺惺惜惜、有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、有探亲团圆的兴奋欢喜……一张张照片，如同一颗颗跨越时空的星星，照耀并温暖着她们和爱人彼此牵挂的心。

当我想要把她们故事写下来时，潘红梅说：“我们太普通了，应该好多军人家庭都是这种模式吧。”但我想，为了万家团圆，她们选择两地坚守、默默奉献，本身便是一种勇敢。在她身上，我体味到了那句常说的话“所爱隔山海，山海皆可平”。它不是一句简单的心灵鸡汤，而是军嫂们平凡的幸福宣言。正是有了她们的理解、包容和支持，军人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中，脚步更加踏实坚定。

照片无言，思念有声。那些幸福记录，不仅是军人家庭生活的珍贵点滴，更是军人与军嫂共同坚守、相互成就的美好见证。它们如星辰照亮岁月，守护着万家灯火……

说句心里话

自2014年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后，几乎每年元旦前，我和家人都会进行独特的跨年仪式。那些带着牵挂和思念的跨年仪式，成为激励我在部队成长进步的重要力量。

2015年元旦前一晚快9点时，我接到了爷爷打来的视频电话：“我的乖孙女今年入伍到部队了，你在手机那边陪我和你奶奶一起回听习主席的新年贺词吧。”于是，他和奶奶将电视的音量调高，让我同步聆听。为了完成这相隔千里的“仪式感”，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爷爷，将微信视频“捣鼓”了好长时间。

爷爷年轻时对军营充满了向往，但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参军入伍。他说，如今的美好生活多亏了中国共产党、多亏了人民子弟兵。在新年贺词中听到部队相关内容时，他会格外激动，还会用笔记下印象深刻的句子。

2019年，弟弟考上军校，第一时间把喜讯告诉了我：“姐，你到时候能休假来送我吗？”我打心底里为他高兴，并承诺到时候回家送他。后来，临时有任务，我还是没能赶回家。

2020年元旦前，我和弟弟分别请假外出。外出期间，我和父母进行了视频聊天，还开启了位置共享。地图上，我们所在的三个地方，由北向南连成了一条线：辽宁—山东—浙江。

“弟，咱俩都是由南往北走，又把乡愁从北往南延伸。”我感慨地说。

弟弟回答说，他以为我为荣。我告诉他，我也以他为荣。爸爸和妈妈笑着说，你们姐弟俩才是我们的骄傲。那晚的“位置共享”，让我们一家人的跨年变得格外有意义。

现在，我的爱人在海军某部任政治指导员。他的单位在北京，我的单位在辽宁。2024年元旦前，我处于孕晚期，和爱人约定好在信纸上各写一段话，等见面时拆开。那时，我腹中的“小海娃”每天都会踹我，好像在告诉我：“妈妈，我期待着和你相见哦。”我临产前，和爱人终于见面了。我们交换了书信。在你的信中，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：“你的产检我都没参与，万分抱歉。我最亲密

跨年「仪式感」

■戚韵婷

的战友，谢谢你的体谅，谢谢咱们孩子的体谅。往后余生，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走。”而我书信的内容，竟与他的书信形成了一场默契的对话：“挺着肚子产检，我哭过，但从未害怕。我知道，你是惦记着我的。有孩子陪着我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。”在那一刻，我明白了“纸短情长”的意义，更明白了我们相互守望的意义。

这10年，是我穿上军装的10年，是思念牵挂家人的10年。妈妈说，爷爷现在视频微信很熟练。上周，爷爷和我们视频时还说：“以后我曾孙都可以陪我跨年喽！”我想，今后我们一家人还会续写更多跨年故事。

那年那时

家庭秀

望家乡

■于德深

多少次
想依偎在你身边
将我们心中的爱
播洒成诗篇

多少次
曾在梦里期待
一起把幸福采摘

此刻，我们相视一笑
多少日子在指尖环绕
此刻，让我们采下
绿色的思念
绿色的春天
李志学配文

定格

前不久，军嫂巨婷前往新疆军区某团探亲，与丈夫刘永宏团聚。图为刘永宏和巨婷在温室大棚采摘蔬菜的场景。 李江摄



姐姐的惦念

■孙宇来

了我最大的安全感。姐姐到家后，总会先去厨房，煮一锅粥，煎两个荷包蛋，或者炒一盘粗细不一的土豆丝。那是她为数不多会做的几样饭菜。

从小到大，我闹祸后帮我打圆场的是姐姐，挨欺负时替我出头的是她，把零花钱省下来给我买零食和玩具的也是她……我安心地跟在她的身后，慢慢长大了。姐姐温柔勇敢，总是将照顾我当成她的责任。

除了陪伴我成长，姐姐还用她的方式守护着我的梦想。升高三那年，我迷上了音乐，想要拥有一把吉他，却遭到了父母的拒绝。我明白他们的良苦用心，便不再做声。要是以前，我一定会将心事悉数讲给姐姐听，可是姐姐当时刚在外地找到工作，手头也不宽裕，我不想再给她增添负担。有一次，我没忍住将一首民谣分享给姐姐。她问我：“真好听，你喜欢啊？”“想学，可是爸妈不同

意买吉他……”过了一会儿，姐姐回复：“吉他嘛，会有有的！”

1个月后，姐姐从外地回来，背上背着一把吉他。“刚发了工资，我也不懂，老板说这把吉他还不错。火车上人多，我怕碰坏了，都没敢放地上。你快试试！”我兴奋地打开琴包，小心翼翼地拨弄着琴弦。不知是被这美妙的弦音所打动，还是心中充满了对姐姐的感激之情，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。母亲忍不住责怪姐姐太惯着我，姐姐回答：“只要她喜欢，能坚持，别辜负自己就行。”

大学毕业后，我选择参军入伍。下连后，我买了一把新吉他。每当想家了，我都会坐在活动室的窗边弹会儿吉他。琴声一响，我就会想起姐姐送我的那把琴和她当年的话。

当我兵8年多，家中琐事都是由姐姐在操持。我说，她像电视剧《人世间》里照顾一家老小的“周秉昆”。姐

姐说：“没事，谁让我是姐姐呢！”不知怎的，听到她这样说，我的心里感到一阵酸涩。这份责任本应由我们俩共同承担的。

父母年纪越来越大，身体大不如前，脾气也变得有些急躁。上周，姐姐请假带母亲去医院，还因一些误会被母亲埋怨。委屈的她发来语音抱怨，我只好安慰她说，我来给母亲打电话沟通。姐姐赶忙制止了我：“算了，我就是跟你吐槽几句，你好好上班，没啥事。爸妈这里有我呢，放心吧！”

放下电话，我心里还是有些担忧。姐姐的工资本就不高，再加上经常请假带母亲看病，这个月肯定又入不敷出了。思前想后，我给姐姐转去一笔钱，希望能帮她减轻些经济负担。姐姐却将钱悉数退回：“你在外面用钱多，自己留着。我是你姐，大事我会告诉你，小事你也不用管。你在部队好好干，别辜负了自己就行！”我一时语塞，默默地告诉自己，姐姐这么支持我，我可能不能辜负她。

上次和姐姐通话时，她看起来有些疲惫和憔悴，我不禁说：“姐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根本不能安心在外当兵这么久。我也给你寄了个包裹，是我刚拿到的国防服役四级纪念章。我的荣誉有你的一半！”



刘延源绘

家人

“我前两天买的蟹柳可好吃了，给你寄了点。还有家里做的酱牛肉，你收到后早点吃，别放坏了……”“我知道啦！到点了，我得先去上班啦！”看了眼时间，我匆匆结束了通话。此时，手机上收到了本月的第三条包裹物流信息。我无奈地笑了。电话里叮嘱我的人，是我的姐姐。那晚，去办公室的路上，皎洁的月色和路灯交相辉映，让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姐姐带我在路灯下等父母回家的场景。

姐姐大我5岁。小时候，父母工作繁忙，不得不把我独自留在家中。到了傍晚，怕黑的我会缩在床角，将被子垒起来，等着姐姐放学回来。那面“被子墙”和姐姐回家时转动门锁的声音，给